

上海 鲁迅研究

上海 鲁迅纪念馆
SHANGHAI LUXUN MUSEUM

秋

2016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上
海

魯
迅

研
究

上海魯迅紀念館編
二零一六年秋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鲁迅研究·2016·秋 /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 —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520-1623-9

I. ①上… II. ①上… III. ①鲁迅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70731 号

上海鲁迅研究 2016 秋

上海鲁迅纪念馆 编

责任编辑: 章斯睿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9.25

插 页: 1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1623-9/K · 371

定价: 39.80 元

目 录

鲁迅作品及生平研究

- 鲁迅创作中的英雄之声 樊诗颖(1)
鲁迅关于中国人的经验知识的意义 许祖华(17)
试论《摩罗诗力说》“撄人心”一说 胡沈含(40)

鲁迅比较研究

- “折射”成黑色的“超人”
——鲁迅作品人物形象中的尼采影响 张钊贻(47)
对《野草》“作专门的微观比较研究的, 尚未见有人”
——评闵抗生的《鲁迅的创作与尼采的箴言》 崔绍怀(67)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

-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插图意义 顾音海(77)
论胡适早期思想的矛盾性 王佳黎(90)
《巴人年谱》再补遗 金传胜 邱晶晶(106)

附:

- 我的祝词 巴 人(110)
从九年不食说起 巴 人(111)

鲁迅传播研究

- 左翼文坛与抗日救亡文学的兴起 乔丽华(116)

“八一三”期间上海漫画的抗日救亡作用以及与鲁迅漫画 观点之契合及扞格	思齐	(128)
众声喧哗中的宣泄与理性 ——论新世纪初“非鲁”思潮	温江斌	杨剑龙(139)
从杨涵版画《徂徕山起义》看新兴木刻的创作	詹秋洁	(150)

我与鲁迅

我与鲁迅的情缘	李春林	(157)
---------	-----	-------

史料·辩证

鲁迅译文《毁灭》版本校勘琐记	赵献涛	(183)
鲁迅时代的绍兴旧书店	张翔	吴萍莉(195)
最早介绍周作人的一则史料	冯仰操	(201)
周瘦鹃编过两种《乐观》	宫立	(204)
口述与笔谈(二)	裘士雄	(209)

读书杂谈

新型鲁迅研究学者应该具备的素养		
-----------------	--	--

——由古大勇的两部专著生发开去	张梦阳	(226)
血性文章此处看		

——读房向东著《鲁迅研究文集》	陈漱渝	(235)
让鲁迅更丰满		

——读《戎马书生,柔情慈父:大师光环下的		
----------------------	--	--

真实鲁迅》	乔世华	聂倩琳(243)
-------	-----	----------

鲁海漫谈

鲁迅笔下的梦	唐应光	(248)
--------	-----	-------

“文艺自由论辩”及其他	北海(259)
一位尽职尽责的文物工作者	
——记朱嘉栋二三事	叶淑穗(270)
大家庭的顶梁柱	李方仲(274)
章克标与鲁迅	庄月江(279)

编后

CONTENTS

Researches on Lu Xun's Works and Life

- Heroes' sound in Lu Xun's Works Fan Shiying(1)
Significance of Lu Xun on Chinese people'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Xu Zuhua(17)
On "Resonance people's heart" of *the Power of Romantic
Poetry* Hu Shenhan(40)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Lu Xun and others

- Refracted to be a Black Superman
—Influence from Nietzsche to Characters in Lu Xun's
works Zhang Zhaoyi(47)
On Min Kangsheng's *Creation of Lu Xun and Proverbs of
Nietzsche* Cui Shaohuai (67)

The Study of Lu Xun's Contemporaries

- The Significance of Illustrations in Zheng Zhenduo'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Illustrated Edition* ... Gu Yinhai(77)
On Contradiction in Hu Shi's Early Thoughts Wang Jiali(90)
Addendum of *Ba Ren's Chronicle*

- Jin Chuansheng & Qiu Jingjing(106)
My congratulatory speech Ba Ren(110)
Speaking from no eat nine years Ba Ren(111)

Lu Xu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The Rise of Left-wing Literary Circles and Anti-Japanese

Literature	Qiao Lihua(116)
During the ‘August Thirteenth’ Shanghai Comic’s Action of Anti-Japanese and whose Correspond and Differ with Lu Xun’s Viewpoint	Si qi(128)
In the Hubbub of Catharsis and Reason —the Study on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Anti—Luism’	Wen Jiangbin & Yang Jianlong(139)
See the Creation of New Woodcut from Yang Han’s Prints ‘Mountain Zu Lai Uprising’	Zhan Qiujiel(150)
Lu Xun and Me	
Fate between Lu Xun and me	Li Chunlin(157)
History • Texual Research	
On Collation of Lu Xun’s Translation <i>Destruction</i>	Zhao Xiantao(183)
Shaoxing Old Bookstore in Lu Xun’s Era	Zhang Xiang & Wu Liping (195)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Introduced Zhou Zuoren	Feng Yangcao(201)
Zhou Shoujuan Compiled over Two Kinds of <i>Optimistic</i>	Gong Li(204)
Oral and Written Discussion (II)	Qiu Shixiong(209)
Book-Reviews	
New Lu Xun Researchers should have Accomplishment —From Gu Dayong’s two Monographs ... Zhang Mengyang(226)	
Courage and Uprightness Article —Reading Fang Xiangdong’s work <i>Collected Works of</i> <i>Lu Xun</i>	Chen Shuyu(235)

Lu Xun became more Solid

—Reading *Military Scholar, Gentle Father: True Lu Xun*

under the Master Aura Qiao Shihua & Nie Qianlin(243)

Random Talk on Lu Xun

Dream in Lu Xun's Writings Tang Yingguang(248)

‘Debate of Literary Liberty’ and others Bei Hai(259)

A Dutiful Cultural Workers

—Something about Zhu Jiadong Ye Shusui(270)

Family's Pillar Li Fangzhong(274)

Zhang Kebiao and Lu Xun Zhuang Yuejiang(279)

Editor's Notes

鲁迅创作中的英雄之声

樊诗颖

在鲁迅的创作和翻译中，从来不乏英雄。白振奎在其《鲁迅的英雄品格及其中国古典文学英雄视角》¹一文中曾谈到：“综观鲁迅的一生，他是以‘英雄’的面貌留存于人们的记忆中的。英雄，既是鲁迅毕生的自觉追求，也是他对思想文化界战士品格的期待。在鲁迅博大而纷繁的文学世界里，‘英雄’形象，形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意象世界，天才、英哲、战士、猛士、过客、傻子、狂人、狮子、鹰隼、枭、小青虫……它们传达着与‘英雄’相同或相通的内涵。”这一说法基本囊括了鲁迅与英雄之间不可割舍的情结。关于鲁迅英雄主题的探讨还有很多，基本集中于三个方面：鲁迅英雄情结探因、《故事新编》中对于后羿和黑衣人等英雄的形象分析、鲁迅英雄主义与摩罗诗人的关系。从鲁迅英雄主义与摩罗诗人的文章中，我们得以把握摩罗精神对鲁迅英雄气质形成的影响；从《故事新编》的研究中，我们得以感知到鲁迅内心奔腾的侠义热血；从情结探因中，我们似乎能对他英雄气质给出一个大致的源头。英雄气质并非只是鲁迅个别作品中所要传递的精神，更是贯穿整个创作历程，甚至他人生之中。打个比方，鲁迅是一枚“核桃”，那我们从一般作品中读到的鲁迅，是此中纹理复杂的“果肉”，“果肉”上刻着他对旧制度的愤怒、对牺牲者的悲痛、对前路

的迷茫等等,而这些纹理又全都包裹在“果壳”之内,这“果壳”恰是鲁迅其人的气质。本文所要做的正是为这样一枚核桃做一个动态的透视,从时间的轴线上,观察核桃长成过程中内外部结构的变化,从而对其形状有一个更透彻的把握。对于鲁迅的英雄气质,中国历史是土壤,西方的文学与思想是敲打,在土壤的滋养和外部的敲打之下,经历了阳光雨露,也就是鲁迅自己对于发出英雄之声的种种尝试之后,终于成就了一枚果肉饱满的“核桃”。当然成熟之后,“果肉”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萎缩,而壳一旦成熟就很少变形。在鲁迅的英雄主题研究中,我们既要把握这英雄气质外壳的形状,也要掌握壳内部果肉的生长与变化,二者互生互长,共同构成完整的有机体。

一、雄声——英雄之想象

倘若要对鲁迅的英雄书写追根溯源,那么其早年在日本留学期间的创作是无法绕过的。在日本弃医从文后的鲁迅立即开始与同学筹办刊物《新生》,试图提倡文艺运动,目的是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状态,唤起中国人民的觉悟。他在此间写作的文言五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以及《破恶声论》即是为此刊物所备。而后《新生》的难产使鲁迅头一次尝到了失败的没落与寂寥,却留下了《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此二篇中所推崇的反抗、雄声等可看作是鲁迅“理想中的英雄”之典范,将此结合着鲁迅后来的创作进行阅读,我们便能看到一个英雄斗士在理想与现实间不断的挣扎与反抗。

《摩罗诗力说》作于 1907 年,文中鲁迅主要介绍了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派诗人及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摩罗精神。摩罗,即恶魔的意思,拜伦、雪莱之所以被称为摩罗派,正因其思想和举动中带着反抗,按鲁迅的话讲,“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他们作为诗人,“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

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放声呐喊,使听到的人们奋起,与天斗争,反抗世俗。而他们的精神又深深地打动着后代人们的心灵,流传下去,永远不止。这便是鲁迅眼中的摩罗派诗人的“雄声”,振臂一呼,流传百世。而他们又不仅仅是发出“雄声”的诗人,同时也是斗士。拜伦不但以他笔下的康拉德、莱拉、该隐这些人物完成了对于权威、对于世俗的反抗,更是在被祖国抛弃后毅然出发援助希腊的独立,最后以英雄的姿态死在了军中。雪莱著文反抗宗教的权威,因此被逐出家门后,试图在爱尔兰掀起政治宗教改革未果,他像他笔下的莱昂和普罗米修斯一样为自由呐喊,屡次失意后又总是从自然中寻求安慰,终于葬身大海。此外,文中还将俄罗斯的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裴多菲等都归入了摩罗诗派在各国的继承与流传,这些诗人也大都用自己的行为贯彻了诗歌中的反抗精神,“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在一番颂扬之后,鲁迅在文末终于点出此文的用意,呼唤中国的精神界战士:“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然而,中国就当真不曾有过这样一些斗士?鲁迅指出:“非彼不生,即生而贼于众,居其一或兼其二,则中国遂以萧条。”即使出现这样的斗士,其雄声终未能发出,最终导致了中国的萧条局面。从中,我们既能清晰把握鲁迅对于摩罗诗人这样的反抗斗士的崇敬与歌颂,能读出文章背后鲁迅对于振臂一呼的中国英雄的渴求与期许,同样也能隐约感受到其中透出的对于中国民众的失望与绝望了。

写于次年的《破恶声论》可说是对《摩罗诗力说》中提出的“雄声”内涵的补充。文章一开始,鲁迅就提及对于发声之英雄的期许:“吾未绝大冀于方来,则思聆知者之心声而相观其内曜。内曜

者，破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人群有是，乃如雷霆发于孟春，而百卉为之萌动，曙色东作，深夜逝矣。惟此亦不大众之祈，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沦没”。此中，这“一二士”当如摩罗诗人般于人群中发出自己的心声，这心声犹如一种内在的光明得以刺破黑暗，得以使大家免于沉沦。而鲁迅对于这“一二士”的瞩望是否就能实现呢？“望虽小陋，顾亦留独弦于槁梧，仰孤星于秋昊也。使其无是，斯增歎尔。”对此，鲁迅亦是持疑的。“一二士”出现之重要性是昭然若揭的，而鲁迅对于打破黑暗之英雄的希冀背后所暗藏的对于他们将面对的寂寞处境的担忧，后来确也在小说中成真了。

鲁迅所高歌的拜伦、雪莱式的英雄好比高大的雕像，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同时，他们所发出的反抗之声又是洪亮而得以传及四方的，因而他们不但是斗士，更是全体反抗之士的精神领袖。即便鲁迅也提及了拜伦被世人所不解的遭遇，但他的所思所行早已使其成为了永世流传的英雄，至少是成了鲁迅心中的英雄。而鲁迅在写下这些文字，尤其是直指中国现实弊端的《破恶声论》的同时，自己也早已化身反抗的斗士，扮演了奋不顾身的先觉者角色。激扬的文字、对现实鄙陋一针见血的扎破，这些都透露着青年鲁迅骨子里的英雄气。对于拜伦、雪莱式的西方英雄之想象，构成了鲁迅早期对于中国英雄之崛起的企盼，然而这一斗士形象在鲁迅回国后的小说创作中却集体消失了。卡莱尔在其《英雄与英雄崇拜》中曾指出“一个有但丁的民族能团结于一，而哑然的俄罗斯则不能”，像拜伦、雪莱这般的诗人英雄靠着发出自己嘹亮的声音便能够团结起一个国家，可见英雄发声对于一个民族大计之重要性，然而到了鲁迅回国以后的作品中，英雄的角色尚存，至于孟春雷霆般的雄声，却早已难觅踪影。英雄之声的消失，似乎并非是作者创作中的疏漏，而更像是策略，在英雄的失声中，作者内心的幻灭时隐时现。

二、失语——英雄之幻灭

从1918年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进入小说创作高峰,1918—1922年间的14篇小说构成《呐喊》,1924—1925年的11篇小说编就《彷徨》,在这一期间创作总计25篇,其中涉及的人物,但凡试图发出反抗之声的,概可分为两类:狂人和革命者,而他们归根结底又都是文人。《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康复之后成了某地的“候补”,也就是走上了为官的仕途,《长明灯》中的疯子亦是出自官宦之家,祖父做过实缺官,《药》中的死囚夏瑜更是试图启蒙大众的青年学生。中国历史上最应该具备儒雅气质的文人群体,到了鲁迅作品中却成了要被隔离的狂人;也正是中国历史上最应该为百姓所尊敬的文人群体,在鲁迅的作品中成了被限制自由、被恶语中伤甚至被砍头的阶下囚。鲁迅创作中所呈现的这一巨大落差却又恰恰并非虚构,而是基于历史真实,他英雄书写中的张力便在这真实的荒诞性的放大之中淋漓尽致地施展开来。此外,鲁迅这一阶段作品中对文人英雄气质的书写中所强调的反抗行为,似乎是对留日期间所歌颂的诗人英雄的延续。然而吊诡的是,这些文人英雄却不再能发出激昂的呼号,取而代之的是胡言乱语,甚至被迫沉默。无论是疯子、抑或革命者,混乱的话语或不言语直接将这两类群体摆在了失语的尴尬境地。

(一) 疯子:胡语

《狂人日记》中的“我”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著名的疯子。他控诉着人吃人的现实,宣泄着自己对于被迫害的恐惧,猜疑、联想和推断构成了其合乎逻辑又令人惊骇的心理世界,同时也在“胡言乱语”中表达了对于人与人之间互相迫害的现实的愤慨和无奈。《长明灯》创作于1925年,与《狂人日记》的创作间隔虽长达七年,却是名副其实的“狂人”续篇。小说讲述了一个疯子试图熄灭庙堂里从梁武帝时便开始点起的长明灯,熄灯不成便要放火

烧毁，终于被村民们关起来的故事。《长明灯》中所讲述的疯子熄灯的故事主要通过村民的闲谈进行展开，其中，对疯子的直接描写仅有五处：

“我叫老黑开门，”他低声，温和地说。“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

“你吹？”他嘲笑似的微笑，但接着就坚定地说，“不能！不要你们。我自己去熄，此刻去熄！”

“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他忽又现出阴鸷的笑容，但是立即收敛了，沉实地说道，“然而我只能姑且这么办。我先来这么办，容易些。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他说着，一面就转过身去竭力地推庙门。

“我放火。”

“我放火！”

孩子们都吃惊，立时记起他来，一齐注视西厢房，又看见一只手扳着木栅，一只手撕着木皮，其间有两只眼睛闪闪地发亮。

从“低声”“温和”“坚定”“沉实”等形容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并没有将这位意图纵火者着意刻画为疯子，那句“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倒更像是作者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思考，而这试图纵火者也便成了反抗旧传统的斗士；然而同时，他却又是村人心目中的疯子，并最终落得个监禁的下场。与《狂人日记》中第一人称叙述不同，《长明灯》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并由此将疯子、村人和作者自己纳入同一话语场域之中，而作者对于疯子的认可态度也在作者叙述用词中清晰呈现出来。

《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抑或《长明灯》中的“疯子”，都是反抗世俗、打破礼教黑暗的斗士，同时也都是被群众当成疯子的悲剧英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最终“康复”了，但毕竟留下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而《长明灯》中的疯子却没有那么幸运，他的“我放火”被村民嬉闹般编入小曲儿的同时，英雄之声便被愚弄嘲讽所消解。从狂人到疯子，反映的是斗士所发之声从被压抑到被吞噬的过程，亦是作者从希望走向绝望的心路变迁。而这其中，扭转一切的，正是群众。

（二）革命者：沉默

启蒙者与群众之间的隔膜关系是鲁迅作品所反映的核心主题之一，而那个时代的启蒙者大多成了革命者。在鲁迅的各类杂文和他本人的交往圈子中，革命者占了很大的比重，但纵览 25 篇小说，只有两篇小说谈及革命者这一身份，分别为《药》和《阿 Q 正传》。而阿 Q 虽为伪革命者，至少他被作为“革命者”定了罪，便暂且置于此处，作为接下去论述的补充。

《药》作于 1919 年，革命者夏瑜的鲜血却做了民众小栓治病的药引子，本是为着民众去打破黑暗，到头来却成了民众的盘中之食，可谓是《狂人日记》揭露的“吃人”传统在具体现实中的形象呈现。《药》中革命者夏瑜并未出场，他的英雄事迹只是由刽子手一类的人物康大叔陈述，至于他的激昂的启蒙话语，只留下一句软弱无力的“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而这句话仍旧遭到了民众的嘲笑。因而革命者在小说中始终是处于失去话语权利的沉默状态，作者有意淡化了斗士牺牲的悲壮之感，而是以人血馒头连接起了革命者与小栓两个儿子的故事，从中体现民众对革命者的不理解、隔膜甚至是迫害。

《阿 Q 正传》作于 1921 年，如上所述，阿 Q 并不能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英雄，然而却被当作“革命者”定了罪，因而，他就成了民众眼中的“革命者”，同时也是“死囚犯”。这样一个“伪革命者”

在临死之前却想着在示众时得向围观的群众唱几句戏，这种荒诞的取悦最后化为了一句经常出现在说书、戏曲中的“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而群众中则发出豺狼嚎叫一般的叫好声，正是在此时，阿 Q 才突然认清了群众“吃人”的本质，一个“伪革命者”由此体会到了革命者所受到的来自民众的“撕咬”，不能不说在这滑稽中透露着浓重的悲哀。此外，作于 1925 年的《示众》也是对示众话题的深入呈现。示众的主角我们不得而知，但不明真相却只当示众是看戏的民众百态却是对前述小说的补充。革命者应当算鲁迅作品中最接近英雄的群体，然而鲁迅却并没有给他们太多发声的机会，而是将话语权让渡到民众这里，着力呈现民众眼中的革命者，在这一让渡过程中，民众之声盖过革命者之声，当呐喊被淹没，荒原上只留下孤独背影。

从《呐喊》到《彷徨》，鲁迅通过其笔下的疯子和革命者延续着其早年文章中的英雄情结，然而在鲁迅的故事中，这些读书出身的文人英雄却并不曾展现出为信念的疾呼，抑或实现动人的壮举，他们有着最深刻的觉醒，也曾高声呐喊，试图劝说群众，但不为所动的群众最终将他们推向了牢狱和死刑。将文人英雄刻画成褪去了英雄气的集体失语的受难者，鲁迅的这一书写早已没了早年歌颂诗人英雄时的激昂与光明，倒更像是在替这些崛起而被推倒的文人英雄控诉，而这控诉背后是否也暗藏着鲁迅自己的心灰意冷，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似乎给出了答案。

三、独白——英雄之踟蹰

散文诗集《野草》收录了鲁迅在 1924—1926 年间陆续创作的 23 篇散文诗，这一时间段恰好与《彷徨》的创作相吻合。当《彷徨》的主题重心开始由《呐喊》中的国民性批判转向对于革命落潮后知识分子的彷徨心境的书写，《野草》则继承了《呐喊》中批判斗